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叢籍彙編

詩話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話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本册總目

升庵詩話四卷詩話補遺三卷升庵詩話輯錄不分卷	(三八七)
蓉塘詩話二十卷(卷之一至卷之九)	(七六一)

升庵詩話序

昔在孔子，博文約禮，孟氏博學反約。多識畜德，聖哲所尚，稽古博文，代有其人。反而說約，匪心會神悟，雖六經亦糟粕耳。吾友升庵楊子，正德辛未臨軒及第，蜚聲詞垣，續承家學。嘉靖甲申，與新貴人爭禮，譴戍南荒，十有八年。上探《墳》、《典》，下逮史籍，稗官小說暨諸詩賦，百家九流，靡不究心，各舉其辭，罔有遺逸。辯僞分舛，因微致遠，以適於道。淡而不俚，諷而不虐，玄而不虛，幽而不詭。其事核，其說備，其辭達，其義明，自成一家之言。往代之疑，前哲之誤，一朝悉之。嗚呼博哉，約之乎！升庵資稟穎絕，天將致之於成，投艱畀困，動心忍性，故其所得益深，所見益大，舉而措之，寅亮弘化，不在茲乎？若曰詞藻丹鉛，談鋒鏗鏘，是乃唐宋諸人之贅，升庵之見，當不如是也。升庵在滇，手所抄錄漢、晉、六朝名史要語千卷，所著有《丹鉛餘錄》、《丹鉛續錄》、《韻林原訓》、《蜀藝文志》、《六書索隱》、《古音略》、《皇明詩抄》、《南中稿》諸集。此則挈其準於詩者，曰《詩話》云。

嘉靖辛丑陽月，嘉州初亭程啓充序。

升庵詩話卷一

錦城絲管

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，王少伯、李太白爲多。杜子美七言絕近百，錦城妓女獨唱其《贈花卿》一首，所謂「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」。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」也。蓋花卿在蜀，頗僭用天子禮樂，子美作此諷之，而意在言外，最得詩人之旨。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，亦有見哉。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，獨絕句本無所解，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，是其真識冥契，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？

落月屋梁

「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」，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，即所謂「夢中魂魄猶言是，覺後精神尚未回」也。詩本淺，宋人看得太深，反晦矣。傳神之說非是。

凝音佞

《詩》：「膚如凝脂。」凝音佞。唐詩「日照凝紅香」，白樂天詩「落絮無風凝不飛」，又「舞繁紅袖凝，歌切翠眉愁」，又「舞急紅腰凝，歌遲翠黛低」；徐幹臣詞「重省。別時淚漬，羅巾猶凝」，張子野詞「蓮臺香燭殘痕凝」，高賓王詞「想蓴汀、水雲愁凝，閑蕙帳、猿鶴悲吟」，柳耆卿詞「愛把歌喉當筵逞。遏天邊，亂雲愁凝」，今多作平音，失之，音律亦不協也。

關山一點

杜詩「關山同一點」，「點」字絕妙。東坡亦極愛之，作《洞仙歌》云「一點明月窺人」，用其語也；《赤壁賦》云「山高月小」，用其意也。今書坊本改「點」作「照」，語意索然。且「關山同一照」，小兒亦能之，何必杜公也！幸《草堂詩餘》注可證。

黃鶴樓詩

宋嚴滄浪取崔顥《黃鶴樓》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，近日何仲默、薛君采取沈佺期「盧家少婦鬱金堂」一首爲第一，二詩未易優劣。或以問予，予曰：「崔詩賦體多，沈詩比興多。以畫家法

論之，沈詩披麻皴，崔詩大斧劈皴也。」

巫峽江陵

盛弘之《荊州記》「巫峽江水之迅」云：「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」杜子美詩：「朝發白帝暮江陵，頃來目擊信有徵。」李太白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盡，扁舟已過萬重山。」雖同用盛弘之語，而優劣自別。今人謂李、杜不可以優劣論，此語亦太憤憤。」

慧遠詩

晉釋慧遠《遊廬山》詩：「崇巖吐氣清，幽岫棲神迹。希聲奏群籟，響出山溜滴。有客獨冥遊，徑然忘所適。揮手撫雲門，靈關安足闢。留心叩玄扃，感至理弗隔。孰是騰九霄，不奮冲天翮。妙同趣自均，一悟超三益。」此詩世罕傳，《弘明集》亦不載，猶見於廬山古石刻耳。「孰是騰

〔二〕明萬曆刻本《升庵外集》卷七十三錄此條，末增「白帝至江陵，春水盛時行舟，朝發夕至，雲飛鳥逝，不是過也。太白述之爲韻語，驚風雨而泣鬼神矣。太白娶江陵許氏，以江陵爲還，蓋室家所在」數句。

九霄」，與陶靖節「孰是都不營」之句同調，真晉人語也。杜子美詩「得似廬山路，真隨慧遠遊」，正用此事，字亦不虛，《千家注杜》乃不知引此。

詩用熨字

《說文》：「熨，持火申繒也。」考詩人用「熨」字極少。杜工部詩「美人細意熨帖平」，此乃正用也；白樂天詩「金斗熨波刀剪文」，温庭筠詩「綠波如熨割愁腸」，陸龜蒙詩「波平熨不如」，又「天如重熨皺」，王君玉詞「金斗熨秋江」，此借用也。熨本謂火，而云熨江、熨波，尤爲奇特，詩人翻案之妙如此。

竹枝詩

元楊廉夫《竹枝詞》，一時和者五十餘人，詩百十餘首。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：「盡說盧家好莫愁，不知天上有牽牛。賸拋萬斛騰脂水，瀉向銀河一色秋。」

〔二〕「持」，原本脫，據《四部叢刊》景北宋本《說文解字》卷十上「熨」、嘉靖刻本《丹鉛總錄》卷十八「詩用熨字」補。

瑟瑟

白樂天《琵琶行》「楓葉荻花秋瑟瑟」，此句絕妙。楓葉紅，荻花白，映秋色碧也。瑟瑟，珍寶名，其色碧，故以瑟瑟影指「碧」字。讀者草草，不知其解也，今以問人，輒答曰：「瑟瑟者，蕭瑟也。」此解非是。何以證之？樂天又有《暮江曲》云：「一道殘陽照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紅。」此瑟瑟豈蕭瑟哉？正言殘陽照江，半紅半碧耳。樂天有靈，必驚予爲千載知音矣。(二)

(三) 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卷五十七錄此條，作：

白樂天《琵琶行》：「楓葉荻花秋瑟瑟。」今詳者多以爲蕭瑟，非也。瑟瑟本是寶名，其色碧，此句言楓葉赤、荻花白、秋色碧也。或者咸怪今說之異。余曰：蜀不以樂天他詩證之？其《出府歸吾廬》詩曰：「嵩碧伊瑟瑟。」《重修香山寺》排律云：「兩面蒼蒼岸，中心瑟瑟流。」《薔薇》云：「猩猩凝血點，瑟瑟慶金匡。」《閒游即事》云：「寒食青青草，春風瑟瑟波。」《太湖石》云：「未秋已瑟瑟，欲雨先沉沉。」又云：「隱起磷磷狀，凝成瑟瑟胚。」亦狀太湖石也。《早春懷微之》云：「沙頭雨染斑斑草，水面風驅瑟瑟波。」《莫江曲》云：「一道殘陽照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紅。」諸詩以「瑟瑟」對「斑斑」，對「蒼蒼」，對「猩猩」，豈是蕭瑟乎？唐詩惟白公用「瑟瑟」字多，其他則王周《嘉陵》詩云：「嘉陵江水色，一帶柔藍碧。」對女瑟瑟衣，風梭晚來織。」亦妙。元鄧文原詩：「楚江秋瑟瑟，吳苑晚蒼蒼。」王庭筠詩：「帝遣名山護此邦，千家瑟瑟嵌西窗。」山僧乞與塔前地，招客先開四十雙。」詩亦工。併此。蕭邁《成都》詩曰：「月晚已開花市合，江平偏見竹籬多。」好教載取芳菲樹，剌照岷天瑟瑟波。」

張繼詩

《國語》：「室無懸耜，野無奧草。」《尉繚子兵法》：「耕有春懸耜，織有日斷機。」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。唐張繼詩：「女停襄邑杵，農廢汶陽耕。」蓋祖尉子之語。

羊腸熊耳

庾開府詩：「羊腸連九坂，熊耳對雙峰。」鮑照詩：「二嶠虎口，九折羊腸。」可謂工矣。比之杜工部「高鳳」、「聚螢」、「驥子」、「鶯歌」之句，則杜覺偏枯矣。

三句詩

《幽怪錄》載唐人三句之詩，一首云：「楊柳裊裊隨風急，西樓美人春夢中，翠簾斜捲千條入。」詹天驪寄友云：「桂樹蒼蒼月如霧，山中故人讀書處，白露濕衣不可去。」亦佳，比之唐人則惡矣。

袁伯文詩

「玉墀滴清露，羅幌已依霜。逢春每先絕，爭秋欲幾芳。」袁伯文《楚妃引》也。「風閨晚翻

靄，月殿夜凝明。願君早流盼，無令春草生。」徐孝嗣《白雪曲》也。「淚滴珠難盡，容殘玉易消。倘隨明月去，莫道夢魂遙。」張文收《酹樂》也。「羅敷初總髻，蕙芳正嬌小。月落始歸船，春眠恒著曉」。又：「別前花照路，別後露垂葉。歌舞須及時，如何坐悲妾。」李暇《怨詩》也。數詩少時愛而誦之，然諸選皆不收，何見耶？

劉須溪

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，爲其於《選》詩、李、杜諸家皆有批點也。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，其批《選》詩，首云：「詩至《文選》爲一厄，五言盛於建安，而勃窣爲甚。」此言大本已迷矣。須溪徒知尊李、杜，而不知《選》詩又李、杜之所自出。予嘗謂須溪乃開剪裁羅段鋪客人，元不曾到蘇、杭、南京機坊也。

幽陽

陳子昂詩：「微月生西海，幽陽始化昇。」月本陰也，而謂之幽陽；三五陽也，而平明已缺。此語亦道家說「坎爲月而中滿」、「女本陰也，而爲嬰兒」之理也。《國語》亦云：「女，陽物而

晦時。」(1)

佛經似詩句

佛經有云：「樂行不如苦住，富客不如貧主。」又見《洞山語錄》：「破鏡不重照，落花難上枝。」絕似唐人樂府也。

門外獨兒

「門外獨兒吠，知是蕭郎至。剗鞮下香階，冤家今夜醉。扶得人羅幃，不肯脫羅衣。醉則從他醉，猶勝獨睡時。」此唐人小辭，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。或以問子蒼，曰只是轉摺多，蓋八句而四轉折也。

凍洛

《集韻》：「淞，凍洛也。」《三蒼解詁》：「液雨也。」其字音送，俗曰霧淞。《漢書·五行

(1) 按，此語實出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第二十。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《升庵集》卷五十七「幽陽」條「國語」作「左氏」，是。

志》：「雨木冰。」亦曰樹介，又曰木稼，稼即介之訛耳。寒甚而木冰，如樹著介冑也。《曾南豐集》云：「齊地寒甚，夜如霧凝於木上，日出飄滿庭階，尤爲可愛。遂作詩云：『園林初日淨無風，霧淞花開樹樹同。記得集英深殿裏，舞人齊插玉籠髻。』」齊地以爲豐年之兆，諺云：「霜淞加霧淞，窮漢備飯瓮。」然淞之極則以爲樹介木冰，諺云：「木若稼，達官怕。」蓋寒淺則爲霧淞，寒極則爲木冰，霧淞召豐，而木冰召凶也。李獻吉詩：「大寒冰雨何紛紛，曉行日臨江吐雲。」蓋詠木冰也。又云：「今朝走白霧，南枝參差開。紫宮散花女，騎龍下瑤陔。」蓋詠霧淞也。各種體物之妙云。

神漢

陳希夷詩：「倏爾大輪煎地脉，愕然神漢湧山椒。」神漢出《列子》，即《易》所謂「山澤通氣」，《參同契》所謂「山澤氣相烝，興雲而爲雨」是也。地理書「沃焦」、「尾閭」，皆此理耳。

綠沉

杜少陵《遊何將軍山林》詩：「雨拋金鎖甲，苔卧綠沉鎗。」竹坡周少隱《詩話》云：「甲拋於雨，爲金所鎖；鎗卧於苔，爲綠所沉。有將軍不好武之意。」此瞽者之言也。薛氏《補遺》云：

「綠沉，精鐵也。」引《隋書》文帝賜張淵綠沉之甲^(二)。趙德麟《侯鯖錄》謂綠沉爲竹，引陸龜蒙詩「一架三百竿，綠沉森杳冥」。雖少有據，然亦非也。予考之，綠沉乃畫工色之名。《鄴中記》云：「石虎造象牙桃枝扇，或綠沉色，或木蘭色，或紫紺色，或鬱金色。」王羲之《筆經》云：「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。」《南史》：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。是綠沉即西瓜皮色也。梁簡文詩：「吳戈夏服箭，驥馬綠沉弓。」虞世南詩：「綠沉明月絃。」劉劭《趙都賦》：「弩有黃間綠沉。」若如薛與趙之說，鐵與竹豈可爲弓絃耶？楊巨源詩：「吟詩白羽扇，校獵綠沉槍。」與杜少陵之句同，皆謂以綠沉色爲漆，飾鎗柄耳。

帛道猷詩

晉世釋子帛道猷有《陵峰採藥》詩云：「連峰數千里，修林帶平津。茅茨隱不見，雞鳴知有人。」此四句古今絕唱也。有石刻在沃州巖。按《弘明集》亦載此詩，本八句，其後四句不稱，獨刻此四句，道猷自刪之耶？抑別有高人定之耶？宋秦少游詩「菰蒲深處疑無地，忽有人家笑語聲」，道潛詩「隔林彷彿聞機杼，知有人家在翠微」，雖祖道猷語意而不及。庚溪作《詩話》，謂少

(二) 「張淵」，當作「張大淵」。《北史》、《隋書》本傳皆作「張翕」，乃避唐高祖李淵諱，合二字爲一。

游、道潛比道猷尤爲精鍊，所謂「蘇糞壤以充幃，謂申椒其不芳」也。

禿節

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，「握節漢臣歸」乃是「禿節」，「新炊間黃梁」乃是「聞黃梁」。以道跋云：「前輩見書自多，不似晚生但以印本爲正也。」慎按：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云：「蘇武以禿節效貞。」杜公正用此語。後人不知，改「禿」爲「握」，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舊本，亦不知禿節之字所出也，況今之淺學乎！

五言律起句

五言律詩起句最難，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，如「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」，雄壓千古矣。唐人多以對偶起，雖森嚴而乏高古。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，取起句之工者二：「酒渴愛江清，餘酣漱晚汀」，又「江天清更愁，風柳入江樓」是也，語誠工而氣衰颯。余愛柳惲「汀洲采白蘋，日落江南春」，吳均「咸陽春草芳，秦帝捲衣裳」，又「春從何處來，拂水復驚梅」，梁元帝「山高巫峽長，垂柳復垂楊」，唐蘇頲「北風吹早雁，日日渡河飛」，張柬之「淮南有小山，羸女隱其間」，王維「風勁角弓鳴，將軍獵渭城」，杜子美「將軍膽氣雄，臂懸兩角弓」，孟浩然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

太清」，雖律也而含古意，皆起句之妙，可以爲法，何必效晚唐哉？伯弼之見，誠小兒也！

芳梅詩

「新歲芳梅樹，繁筓四面同。春風吹漸落，一夜幾枝空。小婦今如此，長城恨不窮。莫將遼海雪，來比後庭中」。此劉方平《梅花》詩也。既不用事，又不拘對偶，而工緻天然，雖太白未易先後也。梅花詩被宋人作壞，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，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、徐陵、陰鏗、江總諸詠，一洗梅花之辱乎？

謝詩

謝朓《詠王晉安》詩：「南中榮橘柚，寧知鴻雁飛。」後人不解此句之妙。晉安，即閩泉州也。「南中榮橘柚」，即諺云「樹蠻不落葉」也。「寧知鴻雁飛」，即諺云「雁飛不到處」也。樹不凋，雁不到，本是瘴鄉，乃以美言之，此是隱句之妙。

吹蠱

鮑照《苦熱行》：「含沙射流影，吹蠱痛行暉。」南中畜蠱之家，蠱昏夜飛出飲水，光如曳彗，